

刘起鈇 著

尚书学史

(订补修订本)

刘起鈇 著

尚书学史 (订补修订本)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刘起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
ISBN 978-7-101-12218-3

I.尚… II.刘… III.①中国历史-商周时代②《尚书》-研究 IV.K22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1322号

书 名	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
著 者	刘起鈇
新版责编	杨 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7¼ 插页5 字数428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218-3
定 价	58.00元

再版说明

刘起釭先生撰写的《尚书学史》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书1992年9月被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评委会评为“1988—1991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3年12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7—1991年科研成果一等奖”,嗣后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为满足读者需求,决定再印此书。在再印之前,作者对全书作了修订补充。因订补工作是在初版纸型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只对原书的个别错字作了挖改处理。至于作者对内容所作的修订补充,另文写成“订补说明”,附于书后。这样,既保持本书初版的原貌,又可反映作者近年来研究的新见解、新成果。

中华书局编辑部

1995年6月

目 录

小 引	1
第一章 《尚书》的形成	3
第一节 《尚书》篇章的产生	3
第二节 《尚书》名称的确立	4
第二章 《尚书》在先秦时的流传情况	10
第一节 汉今文二十八篇之见于先秦引用者	13
先秦文籍十八种引用汉今文十五篇情况表	21
第二节 汉古文逸十六篇之见于先秦引用者	22
先秦文籍三种引用古文逸十六篇中四篇情况表 ...	24
第三节 《书序》百篇中一些《书》篇之见于先秦引用者	25
先秦文籍九种引用《书序》百篇中七篇情况表	31
第四节 上列三种以外见于先秦的逸《书》	31
(一) 先秦文籍中有篇名的逸《书》	32
(二) 先秦文籍中没有篇名的逸《书》	37
先秦文籍十六种引用逸《书》、逸篇情况表	47
先秦文籍引用《尚书》篇数次数总表	49
《尚书》存佚各篇先秦引用情况总表	51
第五节 先秦《尚书》情况概述	61
第三章 西汉《今文尚书》	66
第一节 西汉《今文尚书》篇目	67
第二节 西汉《今文尚书》传授系统	72

西汉《今文尚书》传授系统表

第三节 西汉所形成的汉代今文经学的特点	74
(一) 经学神学化	74
(二) “通经致用”	77
(三) 繁琐与空疏	80
(四) 严家法、师法与石渠阁会议	83
第四节 西汉今文在二十九篇以外的逸《书》	87
(一) 《尚书大传》和《史记》所载《书》篇与二十九篇的 比较	87
《尚书大传》、《史记》引《书》与二十九篇比较表 ...	88
(二) 《逸周书》篇目简况	93
(三) 汉代著作中所引逸《书》	96
汉代《书序》百篇以外逸《书》表	102
第四章 西汉《古文尚书》的出现	104
第一节 见于记载的几次《古文尚书》	105
(一) 孔子家传本	105
(二) 中古文本(中秘本)	106
(三) 河间献王本	107
(四) 张霸伪“百两篇”本	107
《书序》百篇篇目表	110
(五) 刘歆宣扬的中秘所藏孔子壁中本	111
逸《书》十六篇篇目表	113
第二节 刘歆请立《古文尚书》之争	113
(一) 刘歆请列古文于学官遭反对而失败	113
(二) 清末今文学派诬刘歆伪造古文之说出于武断	115
(三) 对五次古文本的简要认识	116
(四) 孔安国传古文经的问题	117
攀附编造的西汉《古文尚书》伪传授系统表	119

第五章 东汉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120
第一节 东汉《今文尚书》及其传授系统	120
东汉《今文尚书》传授系统表	
第二节 东汉《古文尚书》的兴起	123
(一) 涂恽、刘歆门徒托名孔安国之壁中古文本系统	123
托始于孔安国的所谓东汉古文传授系统表	124
(二) 未言传授系统的盖豫等古文家	125
(三) 杜林漆书古文本系统	126
真正的“东汉《古文尚书》传授系统表”	128
第三节 东汉今、古文《尚书》的歧异	130
(一) 文字内容的歧异	130
(二) 今、古文两家经说的歧异	133
第四节 东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较量	137
(一) 反对古文立于学官	137
(二) 白虎观会议排斥古文	139
(三) 今文经学的没落	141
(四) 古文经学力倡正统儒学反对讖纬而取得优势	143
第五节 今、古文《尚书》篇目的异同	145
《尚书》今、古、伪古各本篇数卷数演变情况表	
《书序》百篇、今、古、伪古各本篇目比较表	149
第六章 魏晋至唐的《尚书》——伪古文出占《尚书》正统	158
第一节 魏、蜀、吴三国行郑玄古文与王肃学出现	158
(一) 魏王朝以郑、王二学立于学官	160
(二) 蜀政权行郑学	166
(三) 吴政权行郑学	167
第二节 西晋并行王、郑而重王肃古文学	169
第三节 东晋出现伪《古文尚书》	175
(一) 梅赜献所谓“孔氏传”《古文尚书》	175

伪古文二十五篇篇目表	188
(二) 东晋建立学官及立《孔氏传》有关情况	190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经学中的伪《古文尚书》与南“孔”	
北郑	200
(一) 伪孔氏《古文尚书》在魏晋经学中的地位	201
(二) 晋以后南北朝的经学与义疏的出现	204
第五节 隋统一经学、唐撰《五经正义》、伪古文经学地	
位确立	213
第七章 宋学对《尚书》学的发展与疑辨	222
第一节 北宋对《尚书》的新解	225
(一) 承汉唐经学的尾声	225
(二) 庆历新学风出现	226
(三) 王安石新经义与“元祐党人”反王学之争	228
(四) 王学之争以外内容不详的北宋一般《尚书》著作	233
第二节 南宋理学笼罩下对《尚书》的研究	235
(一) 南宋初期反王学的及一般的《尚书》学著作	236
(二) 林之奇《尚书全解》所传之学	238
(三) 郑伯熊《敷文书说》所传之学	242
(四) 仍采旧注疏而主要以宋学释经之作	243
(五) 南宋中期庆元以前一般《尚书》著作	245
(六) 集宋学大成的朱熹学派与蔡沈《书集传》成为	
《尚书》学正宗	247
(七) 与朱学对立的陆九渊学派《尚书》著作	252
(八) 理学以外的永康、永嘉学派的《尚书》著作	255
(九) 南宋后期朱学和不详学派的《尚书》著作以及	
几部名作	258
〔附〕金代《尚书》著作	263
第三节 两宋对《尚书》单篇《禹贡》、《洪范》等等的	

研究(附“五经总义”之作)	263
(一)《禹贡》	264
(二)《洪范》	266
(三)其他各篇	276
第四节 宋学以伪古文为思想渊源建立起理学(道学)	279
第五节 宋学对《尚书》展开疑辨	284
第六节 宋学统治下元明两代的《尚书》学	290
(一)《蔡传》定于功令后拥蔡的“时义”之作	291
(二)反蔡或异于蔡的“古义”之作	301
(三)拥蔡反蔡以外的较重要《尚书》著作以及一般的与 倾向不明的《尚书》著作(附明代的伪《书》)	308
(四)元明对《禹贡》、《洪范》等单篇的撰述	322
(五)元明的宋学对《尚书》的进一步疑辨	332
第八章 清代对《尚书》的考辨研究	342
第一节 清初宋学余波的《尚书》学	344
(一)仍承宋学专宗《蔡传》的著作	344
(二)仍承宋学兼及汉唐颇能注意学术内容之作。附 驳蔡之作	348
(三)王夫之的《尚书》研究	350
(四)宋学末期的结集——臧琳《集解》与纳兰氏《通 志堂经解》	352
第二节 完成疑辨,推翻伪古文	354
(一)阎若璩稍前和同时学者的疑辨	354
(二)阎若璩的疑辨终于推翻伪古文	358
(三)阎若璩以后学者的补充疑辨	362
(四)对伪古文作者的探索	369
第三节 迷恋伪古文者的徒劳反抗	372
(一)坚持伪古文非伪的	373

(二) 知其为伪书仍要维持其经典地位的	378
第四节 清学主力对《今文尚书》的研究整理与清代	
一般《尚书》著作	382
(一) 吴派、皖派《尚书》研究成果	383
(二) 清代一般《尚书》学著作	389
(三) 汇编经解、清理传经系统与校勘考订	396
第五节 对《禹贡》、《洪范》等单篇的研究及逸篇、逸	
文、逸注、逸纬的辑校整理	402
(一)《禹贡》	402
(二)《洪范》	410
(三) 其他单篇(包括《书序》及篇目)	413
(四) 逸《书》、逸注、逸纬的辑校整理	415
第六节 清代后期今文学派的《尚书》研究	425
(一) 清代后期今文学派形成简况与传授系统	425
常州学派发展成今文学派传授系统表	428
(二) 这一学派的《尚书》著作	429
第七节 清末开始了近代的《尚书》研究	439
(一) 俞、吴、孙为代表的清末《尚书》研究主流	440
(二) 传统方式的古文学派的《尚书》研究	442
(三) 桐城派古文章家的《尚书》研究	444
第九章 现代对《尚书》的科学研究	447
第一节 现代《尚书》研究概况	447
(一) 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所促进的《尚书》研究	447
(二) 现代科学知识所促进的《尚书》研究	455
(三) 由传统的古文、今文两学派发展而出的《尚书》	
研究	464
(四) 此时期一般《尚书》著作	471
第二节 甲骨文与《尚书》研究	475

(一)《虞夏书》部分.....	479
(二)《商书》部分.....	488
(三)《周书》部分.....	501
第三节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516
(一)对《尚书》研究的重视.....	517
(二)研究《尚书》遇到的困难、问题和前人所已做的 工作	520
(三)把《尚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阶段	522
简短的跋语	532
2014 年重印后记	535

小 引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就是《尚书》。它是我国进入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诰语、誓词、谈话纪录等,由史臣载笔写下,经历了多灾多难复杂曲折的流传过程,才从当时众多文献中侥幸获得保存下来的少数几篇。虽然在流传中除西周极少几篇诰词外,各书篇大都程度不等地受过后来文字的影响,但总之是惟一保存下来的夏商周政治活动中最早的历史见证,是研究这三代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同时书中更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人文科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各种重要资料。

到了汉代,它却被尊奉为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经,其间出现了今文、古文不同本子,由此它和《左传》、《周礼》一起引起了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

根据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中所说:“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往者缀学之士(指今文经师)……保残守缺,……抑此三学。”这一最初资料确言刘歆当时与今文博士所争议的就是这三部古文经。可是后来班固撰《汉书·歆传》说:“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就多出了《毛诗》。这是由于刘歆任黄门郎时的好友王莽在汉平帝时专

政,帮助他把这四部古文经立于学官,见《汉书·儒林传·赞》云:“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班固写刘歆传,就照叙了这四部,《毛诗》自是也是与今文相争的四部古文经之一。但开始造成对立及以后长期今、古文两派相争最厉的常是《左传》、逸《礼》及《尚书》。王莽后来又立了《周官礼》,亦即《周礼》,自宋以后迄于清代,今古文相争者,尤在《周礼》、《左传》二书。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尚书》,纠葛更多。然不论发生些什么变故,它总是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成了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给了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

现在所见到的《尚书》,它的形成过程很复杂,它的篇章内容很晦涩,它的经历情况也很繁乱,在作为中国学术史中心的经学史上的地位很特出,因此,这么一部书的本身情况及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的遭遇和其发展流变大要,就成了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在把这么一部曾作为经典的重要史籍,根据它的历史演进情况,寻其变迁递嬗之迹,对它成为儒家经学中的一门重要专经之学,较详地加以考察,用以作一综览前后的阐述,作为一部粗糙的《尚书》学史稿提出。

第一章 《尚书》的形成

第一节 《尚书》篇章的产生

所有《尚书》的较早篇章,都是夏商周三代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讲话的纪录。当时“君举必书”(《汉书·艺文志》语^①),成了我国古代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史官制度的主要职能。我国之所以特有丰富的浩瀚的史籍独步于世界,使举世任何一个民族都赶不上,就是由我国很早的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史官职务而来的。所以黑格尔说“历史起始于中国……神权专制政治的地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见《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185、191页)。这充分道出了我国从古代起就重视历史这一特点,所以就不断写出了这么繁多的历史文献。

夏代的史官制度现在无从知道,但据“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承继了夏代制度的商代,则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王无论向上帝请示一件什么事,或卜问一件什么疑难的问题,或准备进行一项什么活动,无论是宗教的、典礼的、征伐的、生产的、生活的,以及其他等等事项,都由贞卜官员如实地记载在甲骨上,这些贞卜

^① 这是《汉书·艺文志》引用《左传》之语。见《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人员实际就是商代原始的史官。而从《尚书·多士》中看出,商代有很多记载史事的“册”和“典”,那当然更是史官写下的。是商代必然以较早期的形式设置有如后来史职那样的史官。至于周代,史官制度比商代设置得更完备,不仅从文献中而且从金文中也看到不少史职。而从商周两代的史职中,可以看出史官作用显然在两方面,一是统治者政治活动中的文书工作,把君主所要形成的文件写下来,结果就成为史料(发展到《周礼》中各个官职的属员中都有“史”担任各该职的文书工作);一种则是给统治者总结经验注意垂诫将来的为了历史的目的替君主言行作记录的工作,则在直接记注史料,这就是古代史职的“记注”工作。《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郑玄《六艺论》亦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清王谟、洪颐煊有辑本)虽把左右史职掌刚好彼此说倒了,但总反映当时跟在统治者身边的史官随时记注着统治者的“言”和“事”。其目的就是《艺文志》所说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其下文接着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就是说,“记事”的成果,是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所记录的“大事记”,后世看到的就是侥幸存下来的《春秋》和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言”的成果,是讲话纪录或文诰等,后世能看到的只有侥幸存下来的《尚书》和《逸周书》中的寥寥几篇。从这些侥幸存下来的子遗,看得出当时史官的工作是做得仔细详备的。君主讲的话,他们确实把它记录下来了;君主做的许多事,他们也确实随时把它记载下来了,而这些在当时统统叫做“书”,因此就形成了许多《书》。

第二节 《尚书》名称的确立

“书”的意义最初就是“君举必书”之“书”,是动词,指史官载

笔书写君主的言行。所以《说文》释其义为：“书，箸也。从聿，者声。”后来由史官书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叫“书”，成了名词。对这进行解释的有多家，主要者如：

《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

许慎《说文解字·序》：著于竹帛谓之“书”。

吴澄《书纂言》：“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

这就把作为名词的“书”的意义解释清楚了，就是史官书写记载下来的东西统统叫“书”。因而先秦文献中引用历史著作时，就通行叫“书”。

首先，较普通用的是《尚书》的书篇常径称《书》，如《论语》的《为政》、《宪问》都引“《书》云”，一引“逸《书》”，一引《无逸》篇。又《国语》的《周语》及《楚语》都引“《书》曰”及“《书》有之曰”，皆逸《书》。《左传》七引“《书》曰”，其中三为今《尚书》，四为逸《书》。《墨子》中常称引“先王之书”某某篇，则有今《尚书》，有逸《书》。《孟子》十引“《书》曰”，一为今《尚书》，九为逸《书》。《荀子》有十篇中引“《书》曰”十二次，十为今《尚书》，二为逸《书》。《战国策》二引“《书》云”，皆为逸《书》。此外《礼记·坊记》引“《书》云”一次，为逸《书》，《大戴记·保傅》引“《书》曰”一次，为《吕刑》，最后《吕氏春秋》一引“《书》”，为逸《书》。以上除《论语》外，其余诸家还称引篇名，或按王朝称《夏书》、《商书》、《周书》等，都是指记言成果的《尚书》存逸各篇。

其次，在称引记事成果等历史载籍时也称《书》。如《墨子·明鬼下》数次谈到某事“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在其后都必紧接一句“以若《书》之说观之”。是把各国的编年史也叫《书》。又《明鬼下》有一句“《周书·大雅》有之”。则把《大雅》篇也叫周的《书》。《左传·昭公二年》晋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

秋》”。则《易》与《春秋》也称《书》。再看《论语·先进》子路云：“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衡·正说篇》引子路此语后说：“《五经》总名为《书》。”“五经”之名到汉代才有，在先秦这些不过是王官中职掌不同的诸史所“著于竹帛”形成的典册，是“书”在当时是凡史官所“著于竹帛”的文献史料的通名。

但随着历史向前发展，到春秋战国之世，史职也有所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广了，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体裁，因而也就出现了新的名称。如《国语·楚语》记当时贵族所要读的文籍，除《春秋》、《诗》、《礼》之外，还有《世》、《令》、《语》、《志》、《训》、《典》等。《世》如《世本》（今有辑本），《令》如《夏令》（见《国语·周语》），《语》如《国语》，《志》如《周志》、《前志》、《军志》等（见《左传》文公二年、文公六年、宣公十二年等），《训》如《夏训》（见《左传·襄公四年》）、《高宗之训》（见《史记·殷本纪》），《典》如《帝典》（见《礼记·大学》）。还有“谍”，如《谍记》；“谱”，如《历谱》、《周谱》；“系”，如《帝系》；“纪”，如《禹本纪》（皆见《史记》。《世本》和《大戴记》中保存《帝系》）；等等。而编年大事记在各国各有不同名称，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梲杙》等。《墨子》既统统称为某国的《春秋》（见上引），又把它们综称为“百国《春秋》”（《墨子间诂》录《史通·六家篇》、《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既然各种不同体裁的历史记载都有了自己的专名，于是原来作为各种史官记载通名的“书”，就剩下来专指“记言”的词、诰等类书篇。于是“书”就由各种史籍通名，变成词诰之类记言体的专名。

先秦文献中，除上面提到的纷纷称引“《书》云”、“《书》曰”、“先王之书曰”外，也常称引篇名，或径引文句而不指明篇名。此外还出现了《夏书》、《商书》、《周书》等专名，可知先秦学者已按书篇所属时代称引该篇，或者也有可能已按时代汇编成书了。可是《左传·文公十八年》却出现了一次《虞书》，这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出现